

SHIVER

极度战栗

[美] 莉萨·杰克逊 著
杨青青 译

神秘的精神病院
恐怖的307号病房
隐约的邪恶的眼睛


成对出现的受害者
陷入困境的美丽女人
一场类似七宗罪的游戏

安徽文艺出版社

SHIVER

极度凶案

[美] 莉萨·杰克逊 著
杨菁菁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极度战栗 / (美)莉萨·杰克逊著;杨菁菁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396-2970-4

I. 极… II. ①莉…②杨…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0130 号

极度战栗

[美]莉萨·杰克逊 著 杨菁菁 译

策 划:裴善明

责任编辑:汪爱武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00 × 1000 1/16

印 张:24

字 数:400,000

印 数:6000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396-2970-4

定 价:36.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鸣 谢

这本书从审阅、排版到印刷出版,凝结着许多人的心血,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我想在此感谢我敬爱的主编——约翰·斯克奈米力,感谢他为此付出的卓越的见解、无私的支持和非凡的耐心。还要感谢我的姐姐南希·布什,她不仅是我的私人编审和第一读者,更鼓励我发挥出自己的潜能,并有幸得到大家的肯定。亲爱的南希,谢谢你。

同时,我也要衷心感谢我优秀的经纪人——罗宾·路,以及肯星顿图书公司的每一位同仁,特别是萝莉·帕金,感谢她对此书倾注的努力和热忱。

此外,我还要向所有帮助我、关心我的朋友致以诚挚的谢意,他们是:肯·布什、凯莉·布什、马修·克罗斯、爱丽西斯·赫灵顿、丹尼尔·凯彻、玛丽莲·凯彻、肯·麦伦、鲁斯·努南、凯西·奥卡诺、沙曼莎·圣提斯特文、麦克·西德尔,以及拉里·斯巴克。

如果我不慎遗漏了任何人的名字,请您接受我真诚的道歉。没有你们,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再次感谢你们!



楔子

二十年前

奥利薇精神病院

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

她感觉到了他的气息。

温暖。

诱人。

充满肉欲和邪念的气息。

她突然不寒而栗，一阵刺痛袭来，后背沁出一颗一颗汗珠。

僵立在黑暗中，强压住剧烈的心跳，她几乎动弹不得，用目光搜寻着房间的暗处。透过开着的窗户，她清晰地听到附近洼地里此起彼伏的蛙鸣和火车与铁轨哐哐的撞击声。

但是现在，这里，那个人在这里。

走开，她喊想出声，却觉得喉咙被堵住了，只得无望地祈求他没看见自己就站在窗边。在窗玻璃的另一边，安全灯亮着，惨白的荧光照着地面令人心寒。幽暗的光线勾勒出了她的轮廓，她这才意识到身上只披了一件薄薄的睡袍。

黑暗中，他照样可以看到她，找到她。

她无处可逃。

她觉得嗓子干了，后退几步，一只手扶着窗框稳住自己。也许一切只是



她的幻觉。也许她压根就没有听到门被打开的声音。也许这是她服用安眠药后猛然惊醒的结果。毕竟时间还早，现在才晚上八点。

也许在这间房子里她是安全的。这是她的房间，在三楼。

也许……

她伸手去够床头灯的开关，这时，她突然听见一阵皮革摩擦木头的轻响。她想尖叫，但却发不出声。

她把刺眼的灯光调暗了一些，目光停留在凌乱的床单上。梳妆台上有一盏灯，还有一个折叠相框，里面是她两个女儿的照片。这个小房间的尽头是一座壁炉。她看得见上面的装饰瓷砖和冷冰冰的炉栅栏。曾经挂在墙壁上的镜子已不见踪影，只留下一块褪色的印记。

他到底会在哪儿？她向窗外瞥了一眼。外面是九月湿热的夜晚。玻璃上倒映出她病恹恹的身影：瘦弱纤细的身材，哀怨的金色双眸，高高的颧骨，亮丽的棕发随意披散着。在她身后……是不是有个黑影在移动？

还是那只是她的幻觉？

问题就出在这儿。有时他会藏在她找不到的地方。

但他一直在她的身边，一直如此。她能够感觉到他的存在，听到他在走廊里轻声地走动，嗅到他夹杂着汗味的男性气息——一个黑影突然像风般一闪而过。

她无力摆脱他的纠缠，永远。即使在死寂的黑夜也是如此。当她坐在桌旁时，他会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她身边；当她倚在床头时，他会紧紧靠在她的身后。他以看见她惊恐的表情为乐。他总喜欢把脸深深埋在她的颈后，用强有力的双手将她箍在怀中，在身体的摩挲中传递强烈的欲求。无论在沐浴时还是入睡时，她都身陷在惊恐与不安的泥潭中无法自拔。

然而他们却为了她的安全把她安置在这儿……这是个多大的讽刺啊！

“走开，”她低声说。似乎有人在重重地击打着她的头，撕扯着她的神经。“走开，别过来！”

她努力睁大眼睛环顾四周。

他在哪儿？

她的目光锁定了一个隐蔽的角落——壁橱。她舔了舔干裂的双唇。橱



门虚掩着，打开了一条小缝，里面藏着的人可以透过缝隙看到外面。

黑暗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橱里闪烁着微光。是眼睛的反光吗？

噢，上帝。

也许他就在里面，在里面等着她。

她浑身冰凉。她应该去喊人，但如果这样做，她会被囚禁，被当做病人治疗，甚至还有更糟的事情等着她。别这样，菲斯。别这么神经过敏！但是，壁橱里的那双眼睛在盯着她。她感觉得到他的目光。她紧抱双臂，指甲掐破了皮肤。

她的指甲不停地抓着，掐着。

也许所有的一切都是梦，一场噩梦。难道不是吗？护士们都会轻拍她的双手，用温柔却不信任的眼神看着这个可怜的女人，并在她耳边低声安慰她，告诉她没什么可怕的。没错！这只是一个漫长可怕的梦魇。护士和修女都说她看到的不是真的，而那个沉着冷静、面无表情的医生根本就当她是个傻乎乎的孩子。

“菲斯，听我说，并没有人跟踪你，”他的脸上挂着恩赐般的微笑，“根本没有人监视你。你应该明白。你……你只是想得太多，脑子里太乱了。在这儿，你是最安全的。记住，现在这儿就是你的家。”

绝望的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她更加不安地抓挠着双臂，短而锐利的指甲划过平滑如缎的皮肤，留下一道道血痕。我的家？这可怕的地方是我的家？她闭上双眼，抓着床头板稳住身子。

难道她真的如医院的人所说，病得那么严重吗？她真的看到了不存在的人吗？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告诫她，让她无法确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也许这是他们策划的阴谋，让她以为自己确实如他们所说的那般疯狂。

一阵脚步声，她立刻抬起头。

恐惧令她背后的汗毛一根根倒竖起来。

门“吱呀”一声打开一道缝，她开始浑身颤抖。

“仁慈的主。”她后退一步，死死盯住壁橱的门，疯了般地抓着裸露的手臂。门缓缓地开了。“走开！”她低吼道，心中瞬间被恐惧填满。

武器！你需要武器！



她焦躁地在幽暗的房间里摸索着。

去拿开信刀！快！

她朝着书桌走了一步，忽然想到玛丽亚修女已经把开信刀拿出去了。

饭桌上的灯！

但是，灯被牢牢地拧在桌上。

她按下了开关。

咔嚓。

灯没有亮。她发狂般的拼命按动开关，一次又一次。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她抬起头，看见了他。一个男人高挑的身影在门外的走廊上若隐若现。四周太黑，看不见那人的长相，但她清晰地记得他嘴角的狞笑和眼中的邪恶。

他是撒旦的化身，想要逃离他的魔掌，一切反抗都是枉然。

“求求你，不要这样。”她微弱地哀求道，双腿在颤抖。

“不要怎样？”

不要碰我……不要把你的手指放在我的身体上……别说我很美……别吻我……

“走开。”她强作镇定。上帝啊，这儿为什么没有武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他的靠近？

“我要是不走开呢？”

“那我就喊人了！”

“喊人？”他似乎觉得好笑，用低沉的嗓音催眠般的重复她的话。“在这儿吗？”他口中啧啧作响，好像在安抚一个不听话的小孩。“你以前就喊过人了。”

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挣扎是无用的。这一次，她又会向他屈服。

一切就如同过去一样。

“别人会相信你吗？”

当然，他们不信。他们怎么会相信呢？那两个骨瘦如柴、一脸痞相的保安都觉得她是个疯子。尽管他们用情绪错乱、精神狂躁、人格分裂这些词来形容她，但她清楚，自己在他们的眼中是个疯子。



他们到底说过些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有说。也许他们只是充满同情地窥视她，但眼中却燃烧着欲火。不是有一个保安说她很性感吗？另一个更伸手摸过她的屁股……这些……难道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可怕而逼真的梦？

好痒啊，抓，抓，再抓。她抓破了自己的皮肤。

一阵强烈的耻辱感袭来，瞬间将她淹没。她慢慢地挪动脚步，想要离这个男人远一点，哪怕远一步也好。一切都是她的错，她有罪。她是激怒了上帝的魔鬼，她应当一个人赎清所有罪孽。“走开。”她再一次低声说，更加用力地挠着胳膊。

“菲斯，别这样，”他警告道，声音平静得令人恐惧。“你把自己弄伤了，这一点儿用也没有。你要知道，我是来帮你的。”

帮她？不……不，不，不！

她想冲出屋去，想远离所有不安，想摆脱这恼人的奇痒。

反抗！心中的一个声音命令道。别让他得逞，强迫你做那些错事。你有自己的思想。不能让他这么对你。

但是，已经太迟了。

现在他近在咫尺，口中再次发出响亮的咂舌音，让她看到了他湿润的粉色舌尖。

他的耳语是如此刺耳，“哦，菲斯，我知道你又闹别扭了。”

“我没有。”她哽咽道，如同一只受惊的小鹿。

“哦，菲斯，难道你不知道说谎就是犯罪吗？”

转过头，她看到灰迹斑驳的墙上钉着的耶稣受难图。它在动吗？她用力闭了一下眼再睁开，在昏暗的光影中，好像看到耶稣正用慈悲而责备的目光注视着她。

不，菲斯。那是不可能的。看在上帝分上，快别胡思乱想了吧。

那只不过是一幅画像而已。

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把目光转向壁炉……里面没有生火，也看不见一星半点炉灰。墙纸是玫瑰花蕾的图案，墙上挂着的镜子却不知所终。他们说，是她愤怒地一拳打碎了镜子，而且割伤了自己。还说她看到了镜中的自己就变得歇斯底里。



其实这些都是他干的。这个魔鬼,为什么总是处心积虑地折磨她?她目睹了一切。是她竭力反抗他的侵犯,纠缠中他打碎了镜子。碎片四处飞溅,击中她,然后散落在地板上,宛如一把把闪着寒光的匕首。

事情就是这样。

对吧!

不对吗?恍惚间,她感觉到指甲缝里沾满了鲜血。

我怎么了?

她盯着自己血糊糊的双手。曾精心修剪保养的指甲如今都折断了,掌心擦破了皮,手腕上赫然刻着几道深而狭长的伤疤。她怎么把自己弄成了这样?她仿佛看见自己手中拿着一片碎玻璃,血顺着指尖一滴滴落在地上……

因为你想杀了他……你想保护自己!

她闭上眼睛,从喉咙深处迸发出深长的悲泣。全都是真的。她再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真相与谎言、虚幻与现实全都混淆在一起。她的美好人生,她曾经风平浪静的安逸生活,如今变得支离破碎,全都毁在她自己的手上。

她向窗边退去,想离他远一点,离诱惑与罪孽远一点。

她的丈夫在哪儿……两个女儿在哪儿?

恐惧一把揪住了她的心。她惊慌不安地眨着眼睛,努力地回想。他们没事。他们一定没事。

别乱想,菲斯。镇定些!佐伊和艾比有雅各照顾。今晚他们会过来看你。还记得吗?今天是你的生日。

是不是一切都是个谎言?是她臆造的可怕幻想?

她又向后退了一步。

“你脑子里很乱,菲斯。但我能帮你。”他说得那么平静,如同他们之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如同她一切的回忆都只是幻觉,如同他从没有碰过她一根手指头。

上帝啊,她怎么会疯成这样?

她的脚尖被毛毯绊住,脚底一滑,栽了个跟头。在滑倒的瞬间,她又看到了自己映在窗玻璃上的倒影。这次,她还看到他跑过来在她背后用力一推。

“不!”她尖叫着倒下。

她的肩膀撞在窗棂上。

窗玻璃碎了。碎片在空中四散飞溅。

黑夜中响起一阵刺耳的金属撞击声，精雕细刻的窗栅栏猛地挣脱了窗门。

凄厉的惨叫划过夜空，她努力地想抓住些什么——窗台、栏杆、墙砖，什么都行！但太迟了。她从窗口摔了出去，碎玻璃和木屑撕扯着她的睡袍，划破了她裸露的肌肤。

那一秒，她知道她的人生走到了尽头。她再也不会感到痛苦了。

菲斯·切斯顿闭上双眼，消逝在路易斯安那那黑暗的夏夜中。





第一章

二十年后

路易斯安那州,坎布瑞

“我刚好有空打你电话,想对你说声‘生日快乐’。”

艾比站在狭小的厨房正中,听到了姐姐在话机里的留言。她犹豫着要不要接这个电话,最终决定还是不接。她觉得有些心神恍惚。今天她几乎都待在新奥尔良的画室,身边围满吵吵嚷嚷的孩子,他们不停地争论该怎样把圣诞节画下来。现在,她需要的是喝一杯放松放松,而不是她姐姐喋喋不休的生日祝语。

“那……你回家后记得给我电话。我们西岸这边时间还早得很。艾比,我很想和你聊聊。三十五岁可以算得上是你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

伟大的里程碑,艾比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打开冰箱,拿出一瓶霞多丽葡萄酒。这酒是她为女友艾利西亚的拜访特地买的,已经在冰箱里放了将近一个月了。

“好吧……我猜你现在不在家……就算在家你大概也不想和我说话,那就听到留言时回我个电话,好吗?”佐伊顿了一下,“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艾比。你也该忘掉过去,重新开始了。”

艾比心里可未必这么想,她从碗柜里取出一只酒杯。两年没用了,杯壁落了厚厚一层灰。她打开水龙头冲洗,水管发出一阵吱嘎嘎的呻吟。

“你应该明白,艾比,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佐伊在留言机里提醒着她。



那当然。少不了你的份。

“今天我心里也不好受。毕竟她也是我妈。”

艾比托着腮，又考虑了一次是否该接电话，并再次作出否定的回应。她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感觉——今天和佐伊聊天会是件蠢事。她翻箱倒柜，总算找出了从那把大学时代用到现在的拔塞钻，开始与瓶塞较量。

“艾比，我真的非常非常希望你不是一个人待在家里听我的留言……你应该出门庆祝一下。”

我正想庆祝呢。

佐伊说完，挂断了电话。艾比背靠酒柜，长长地叹了口气。也许她本该拿起电话，忍受那些絮絮叨叨的祝福和虚情假意的问候。但她做不到，起码今天她做不到。因为佐伊要说的不止这些。她会不可避免地谈到她们的母亲，谈到二十年前发生的事，还会谈到鲁克，这个艾比最不愿提起的人。

软木瓶塞“砰”的一声飞出了瓶口。

想到姐姐曾经和自己的丈夫睡在同一张床上，艾比就无法释怀。是的，这件事发生在她结婚之前，已经过去很久了。但自从五年前得知此事以后，她的心里就埋下了一根刺。

不过是佐伊先和他交往的，对吗？

那又怎样？艾比倒了一杯酒，看着那冒着冷气的液体渐渐注满玻璃杯。她明白，鲁克·杰尔曼既不是个好男友，也称不上是个合格的丈夫，不值得为他伤心。但是她心中依然有个角落在隐隐作痛。

就算她和杰尔曼离了婚，佐伊始终还是她的姐姐。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也许她应该让过去的事成为历史。艾比怔怔地注视着窗外，窗户半开着，一缕微风夹着泥土和水汽的芬芳轻拂着她的脸庞。

路易斯安那，现在这儿暮色初降，薄雾弥漫的浅紫色夜空中繁星闪烁，晚风送来阵阵秋虫的低吟。这儿真的很美，很幽静。她和鲁克曾经计划在这里组建一个温馨的爱巢，生两三个孩子。他们的院子外面要围着白色的篱笆，车库里还要停着一辆小卡车。

美梦到此为止。

她把窗户开得更大一些，想驱走一些暑气。



祝你生日快乐……

夜色低垂，晚风叹息着掠过榭树的枝头，铁兰随风摇摆，如同在为挽歌伴舞。远处隐约传来火车开动的轰鸣，近旁的邻家小路上，响起声声狗吠。艾比透过树枝间的缝隙看到一轮初升的明月，散发着鬼魅般清幽的寒光。

那架三十五毫米焦距的相机就摆在后门旁边的柜子上，相机里的胶卷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在这宁静而神秘的氛围中，她突然有种想要不停按动快门的冲动。于是她把酒杯放在柜子上，拿起相机，打开开关和闪光灯，朝客厅外走去，径直走到了石板路的尽头。虎皮猫安塞尔跟在她脚边，轻轻一跃，卧在木兰树下的长椅上。艾比对准焦距，用越来越暗的树丛做背景，“咔嚓”、“咔嚓”地拍完了余下的底片，主角是安塞尔。“嘿，老弟，看这儿。”她说着拍完了最后两张底片，闪光灯耀眼的白光反射在安塞尔金色的瞳孔中。干吗不为自己的三十五岁生日照几张相呢？她这样想着，转身向屋里走去。

咔嚓！

林子里发出树枝折断的声响。

她的心一下子悬到了嗓子眼。

她迅速转身，想查看一下有没有人藏身于树丛深处的阴影中。透过茂密的枝叶，她睁大双眼竭力搜寻着。她被吓得汗毛直竖，心突突直跳。

不过，并没有人影突然从树丛里冒出来，也没有人靠近亮灯的窗台。

别这样，她想道，深吸了一口气。快别这样了……今天一天她都烦躁不安，心情很糟。不是因为今天是她的生日，并不是这样。有谁会介意自己的年龄又长了一岁呢？三十五岁并不算老。真正的原因是，今天是她母亲去世二十年的忌日。

她走进屋里，轻声唤着房外的猫，脑中仍紧绷着一根弦。

安塞尔没有理会她。它时动时静，定定地注视着树丛的阴影处。说不定那儿有什么东西在窥视他们。就是这个东西在里面移动，并且折断了树枝。一个大家伙。“来吧，安塞尔。一天结束了。”她催促道。

猫咪发出“嘶嘶”的叫声。

它忽然把身上的毛竖了起来，双目圆睁，耳朵不停耸动。它“嗖”的一声越过走廊，钻进工作室的拐角里。艾比根本来不及抓住它。



“哦，你这个淘气包。”她喃喃自语道。关上身后的门，她依然无法抑制自己的心跳。虽然从没有人在她的屋后出现过，但凡事总有头一遭。她把相机放在客厅的饭桌上，又折回了厨房。电话答录机上的红灯一闪一闪，令她再一次想起了佐伊。

从记事起，艾比和她姐姐就一直不亲。

去你的，佐伊。她拿起杯子，吞了一大口酒。为什么她们的关系就不像别的姐妹那般亲密无间呢？是因为她们的年纪太过接近，仅仅相差十四个月吗？可能是因为佐伊太过争强好胜，总是摆出一副无所不能的姿态。也可能是因为她们敌视彼此，谁也不愿先让步。

“真是作孽。”她嘀咕了一句。感觉到红酒迅速滑过咽喉，凉冰冰的，但这却无法令她冷静下来。

天气闷热潮湿。在这座将近百年历史的老房子里，暑气逼人，风扇根本无法驱散热浪。她用纸巾的一角轻轻拭去额头上的汗。

她是否该接那个愚蠢的电话呢？

不。艾比没有做好准备。至少今天没有。可能永远都不行。

那是二十年前的今天……

艾比脑海中掠过一首披头士的老歌，那是她母亲最爱的旋律。“不行。”她告诫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她回顾过去的二十年。现在应该向前看。今晚，她在心里发誓，一切要重新来过。这是艾比·切斯顿的起点，她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章。就在这天，二十年前的这一天，她的母亲和艾比一样刚满三十五岁——菲斯·切斯顿饱受折磨的人生走到了尽头。可怕的悲剧。艾比总是竭力不去触碰那些悲伤的回忆。

“哦，上帝啊，妈妈。”她缓缓闭上眼睛，往事在脑海中渐渐浮现。她仿佛又看见父亲开着车通过雕花的大铁门。轿车穿过修剪整齐的草坪向那栋高大的红色砖墙建筑驶去。在车道的环绕中有一座喷泉——是三个可爱的小天使的雕像。那时的艾比已经出落成一个窈窕少女，满心想的都是怎么约特里·希利雅得参加感恩节舞会。父亲刚把车停稳，她就迫不及待地蹿了出去。她朝三楼母亲房间的窗户望去，手里捧着一个盒子，上面系着淡铃兰色的蝴蝶结。

但是温暖的灯光并没有从玻璃窗透出来。

屋里一片漆黑。

接着，艾比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像是有人俯在她颈后轻轻呼气，几乎让她窒息。好像出了什么事。很严重的事。“妈妈？”她轻声呼唤道，她已经十来年没有这样称呼过母亲了。

当那声撞击地面的闷响袭击耳膜时，她正站在医院前的宽台阶上准备进门。

她脑中猛然一片空白。

地上到处都是碎玻璃，在她的脚边闪着蓝幽幽的光。

黑夜中响起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一个黑影从空中坠落，摔在水泥地上，伴随着骨头碎裂的声响。

恐惧吞噬了她。

她觉得胃里一阵剧烈的抽搐。“不！不！不不不！”艾比丢下手里的盒子，向那具仰卧在水泥路面的躯体飞奔过去。她只看见血，暗黑色的血从她母亲的脑后慢慢渗出来，浸透了她的头发。她的琥珀色的双眼睁得很大，像是要努力看清些什么。

艾比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艾比！”

有人在叫她的名字，那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另一个国度。那是她父亲绝望的叫喊。“艾比！不！哦，上帝啊！救命！快来救命啊！菲斯！”

艾比再也支撑不住，跪倒在地。眼泪夺眶而出，恐惧使她浑身僵硬。“妈妈！妈妈！”她拼命地哭喊挣扎着，直到自己被人强行拖开。

现在，她眨了眨眼，总算回过神来。“基督。”她在心里默念，想努力驱散那纠缠了她二十年的梦魇。她忽然发现龙头没有关好，水正一滴滴地淌下来。于是她干脆“哗”的一下把水量开到最大，伸手掬了一捧水到脸上，不再去想那令她心碎的往事，希望用流水把那个夜晚的经历冲刷得一干二净。

她打了个冷战，伸手拽下一条干毛巾在脸上用力地拍了几下。她是怎么了？她不是已经下定决心再也不想那些痛苦的过去了吗？“笨蛋！”她在嘴里咕哝了一声，叠好毛巾。看到柜子上的半瓶酒，她感到脑中的某条神经被



触动了。

“你要振作起来。”她端起酒杯，望着杯中泛着微光的液体。

“生日快乐，妈妈。”她举起高脚杯，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轻声说，如同菲斯就在房里一样。她抿了一口爽口的霞多丽，“我们庆祝庆祝。”她的母亲总说她是特别的女孩，因为她们母女的生日在同一天。这就像一条独一无二的纽带将她们紧紧相连，她们是“一只豆荚里的豆子”。

嗯……不尽然。

她已记不清她们有多久没在一个豆荚里待过了。

很久很久了。

“现在，请你……走开，”她低声说，“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她一口喝光杯里的酒，塞上木塞，把酒瓶放进冰箱的冷藏室。她没时间再为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浪费脑细胞了。今晚，就让过去的永远过去吧。

她打定主意，要让生活重归正轨。把酒杯放回柜子里的时候，一不小心，她磕坏了杯脚，碎玻璃割进她的大拇指尖。“一点儿也不疼。”她大声喊道。血慢慢地渗出来。要的就是这样，她酸溜溜地想。打开一个橱柜，她找出一盒邦迪创可贴。血顺着手指滴在福米加地板上，她赶忙打开那个小纸盒，却发现只有两片特大号的创可贴。没办法，只好将就一下了。她小心翼翼地把胶布撕下来，绕着手指缠了两圈。

艾比擦干净地上的血迹，把破碎的酒杯扔进垃圾箱，然后穿过一间废品房，打开了车库的灯。一块招牌架立在一堆木料上，上面写着：此屋出售。她把这块蓝白相间的牌子拿到车道的尽头，挂在邮箱的钩子上。

“太完美了。”她对自己说，此时她心中对这个地方仍有几分恋恋不舍。那座小屋，那座承载了她全部希望与梦想的小屋，曾是她开始新生的起点，是她治愈情伤的港湾。当她和鲁克买下这所房子时，她曾经双手交握着祈祷，祈祷他们能在这里得到幸福。

过去她是多么愚蠢啊！暮色渐浓，她借着最后几缕亮光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这曾经的家——这是一座舒适的砖木结构房屋，坐落在蜿蜒曲折的乡间小路旁，大约建于一百年前。后来，房子的设计外观被加以改进，主体部分由两间小卧室、一间独立浴室和一间带天窗的阁楼组成，阁楼成了她的家用办公